



风雪夜归人



FENGXUE YE GUIREN

漂泊的灵魂不需要乡愁

【风雪夜归人】

李睿馨 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风雪夜归人



李睿馨 著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雪夜归人 / 李睿馨著. — 哈尔滨 : 哈尔滨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484-4221-9

I. ①风… II. ①李…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83659 号

书 名: 风雪夜归人
FENGXUE YE GUIREN

作 者: 李睿馨 著
责任编辑: 李金秋 魏英璐
责任审校: 李 战
装帧设计: 杨秀秀

出版发行: 哈尔滨出版社 (Harbin Publishing House)
社 址: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 738 号 9 号楼 邮编: 15002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网 址: www.hrbcbcs.com www.mifengniao.com
E-mail: hrbcbcs@yeah.net
编辑版权热线: (0451) 87900271 87900272
销售热线: (0451) 87900202 87900203
邮购热线: 4006900345 (0451) 87900256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6.25 字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4-4221-9
定 价: 58.00 元

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服务热线: (0451) 87900278

作者简介

李睿馨，90后女作家。出生于黑龙江省，自幼热爱文学。获得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商科学士学位，现长居澳大利亚。多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中文阅读及创作。

最爱的事是读书，养狗，吃美食，听音乐，唱歌，喝酒，聊天。

漂泊的灵魂不需要乡愁

与李睿馨不一样，我这辈子去过的地方，真是太少了。记得将近二十年前，我还在山东上高中，班上一群同学互相比较自己的“人生四至”，有的同学能够“北到辽宁，南至广东，东抵大海，西达新疆”，而我掐指一算，我只能“北到北京，南至山东，东抵山东，西达还是山东”。即使现在这个年纪，我已经跑过了许多地方，走过了许多的路，但总的来说，我还是习惯于宅在室内，只要能喝酒读书上网就可以了。

于是我不禁想起，假如李睿馨当年也在我的中学课堂上，她会怎么说，她一定会是班上那个把圆周画得最广阔的人。十六岁离开冰天雪地的故乡黑龙江，现在跑到了草长莺飞的澳洲大陆，她会怎么说？“北到漠河，南至澳洲，东抵北美，西达伦敦”，几乎要把地球给包起来了罢。

年轻人喜欢说“旅行”，因为“旅行”意味着要带上怎样的书，跟随怎样的人，喝异乡的酒，唱异乡的歌，几年前陈绮贞还有一首“老歌”要探求“旅行的意义”，等等。可是，倘若取文学史或思想史细细读来，或是拉上帘子找出文德斯、贾木许的公路片来看，你会发现，真正质实、坚定的旅行往往并没有这般心平气和、歌舞升平、故作忧伤，而是意味着或是漂泊流浪，或是自我放逐，或是寻找救赎。那怕是精通

旅行之道的阿兰·德波顿，他关于旅行的艺术那活泼泼的清谈，也洋溢着灵魂的深刻体验。换言之，对那些四海为家的灵魂而言，漂泊比旅行更贴切。

所以，我激赏李睿馨在并不漫长的漂泊生涯里，所写下的并不短小的篇章。隔着大洋大海，我收到了这些文字。坦率地说，这是年轻人的文字，同样坦率地说，这是敏锐富有灵性的文字。我原以为，离家万里她会在书中一展乡愁，但仔细看过，却发现她的漂泊另有主题。无论是以留学生涯或异国经历为背景的几篇小说，还是关于城市和城市雪夜的散文，还是几首记录心绪和时序的诗作，最主要的主题是爱情和时光。关于乡愁的文字有一些，但那更像是时间上的乡愁，是往昔岁月的回忆，而不是空间上的思乡。

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拥有爱情的时光，抑或留驻时光的爱情呢？这样的漂泊岁月无疑是坚定而又柔软的。

这是我的印象，也是我认为这些文字值得一读的根源罢。李睿馨的故事，大概需要日后我拿好酒去交换才行。但是，她以爱情，以时光，以沉静来记录这些年来对灵魂的探索却是清晰写在纸上的。

接下来，请继续与爱情和时光耳鬓厮磨吧。

人民大学文学博士张向荣

寄于北京

2018年5月6日

自序

这一本《风雪夜归人》中有几篇小说都描写到了雪中或冬夜的场景。一些散文和诗歌也都是在冬天的沉寂中创作的。

我是一个北方人，出生和成长在黑龙江省极寒的冰雪中，从十六岁离开了家乡以后，在好几个城市和国家居住过。那些地方有的冬天是下雪的，有些却是没有的。

雪在我心里渐渐地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象。

印象里那些初雪的清晨，落雪的冬夜，挂雪的树枝，还有在雪地里跳着的麻雀，无一不让我感到宁静、浪漫和温馨。

我十分喜欢白居易的诗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还有刘长卿的“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寒冬的风雪，很多时候限制了人们的活动，苍茫纷飞的白雪和昏黄温暖的灯光却也给我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激发和储存灵感的环境。

围炉夜话，雪屋对饮，雪夜闭读，都如同是我对文学的一种具有画面性质的感知。

这个世界常常太过于实用主义，在我看来，文学存在的价值就是打破这种实用主义的平俗，忽略生活里不断袭来的琐屑事物，带来一种理想状态下的珍贵而流畅的思维和感受模式，而真正的爱情也是如此。

文学的另一个价值，是如雪印出足迹一般，记录出那些已经或将要消失的背影，无论其中是痛或是笑，是喜或是悲，并在何时都从不忘却灌注爱意、良善和精美。

“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人生中大部分的际遇都不过是这样罢了。

目 录

· 小说部分 ·

味道·····	2
酒杯·····	26
鸢尾·····	54
秋雨·····	84
露水·····	105

· 散文部分 ·

雪夜·····	136
童话·····	138
老城·····	142
烟花·····	145
故乡·····	147
双手·····	148
高楼·····	150
天真·····	155
拾零·····	160
约定·····	163
茶香·····	165

目 录

中秋.....171

梦呓.....174

· 诗歌部分 ·

冷香.....176

晴空.....177

遗忘.....178

爱你.....179

欢喜.....182

藤蔓.....182

秋夜.....184

夕雪.....184

岁末.....187

深冬.....188

飞鸟.....189

黄昏.....190

月树.....191

xiangshuoben

小说部分

味道

又是这样的一个雨夜，我一个人坐在旷阔的客厅里看着窗外，想到了死去的景明。

十年了，正好十年了。

十年前，接到电话知道景明车祸去世的那一天，也是这样一個暴雨的夜晚。

那本是一个闷热的夏夜，闷热到每喘一口气都让人觉得难以忍受。

那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每个人的呼吸都顺畅了不少。

这天晚上，景明和同事们一起给公司老板庆生，在派对的吵闹喧嚣里，男人们都喝多了酒，根本没注意其实时间已经很晚了。

几个女同事睁着蒙眬的睡眼，因为既然是老板的生日，她们也不敢早一步离席。她们坐在角落的沙发上，喝着已经不冒泡了的雪碧，期待着这些男人能早点把地上那一箱子啤酒喝完，聚会才能早些结束。

大概是夜里十一点的时候，外面雨开始越下越大，电闪雷鸣。

那一夜我在家里等着景明，我深深记得，那时候我心里的爱恨都像是海水在狂风里翻滚着，我心上的伤口如同被沿海那咸腥的海盐蜇痛着而剧烈地抽动。每一阵雷鸣都好像是

预示了悲哀的降临，那些雷也重重地敲在我心里。多年后，每当想起那一夜耳朵里闷响的雷声，我的心还是微微颤抖着。

宴会厅里那地上的一箱啤酒很快就被瓜分干净，桌子上的吵闹声也到了沸点。一群男人互相搂抱着，红着脸，酒气熏天，说着不着边际的醉话。

“我开车开得好，我也没喝几口酒，我来送景明回家！”一个还有些清醒的同事坚持要开车送景明回家。

“不行不行，你们都喝了酒，大家都要打车回家，谁也不可以开车。”几个女同事走过场一般地抗议了几句，声音不大不小。谁也没有注意到后来是谁开车走的。

景明自己开了公司的车走的。

景明出事故的时候没有系安全带。那辆吉普车撞在了野外的一根电线杆上，那一条路根本不是景明回家的路。很多人说，景明喝醉了酒，已经无法分辨方向，可是我知道，其实他并不是找不到方向，而是正去往另一个目的地。景明的头撞在挡风玻璃上。他是颅内出血导致死亡，外面并没有流一滴血。

得知消息之后，我的眼泪好像景明颅内的血，全部凝聚在里面，一丝一毫都没有从身体里流淌出来。

那一年我的女儿刚上小学。

那一个星期都在下大雨，葬礼那一天也一样。很多同事来参加了景明的葬礼。去殡仪馆的路上，我记得车子的雨刷器来来回回快速地摇摆着。

景明和我一样，是中文系的学生，我在读本科的时候，他是研究生将要毕业了。

我们并不是一个学校的同学。景明的学校是清河大学，就在我的隔壁，是一个比我所读的大学更好的学校。对了，

我死去的丈夫就叫景明。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市里大学生的诗歌活动，而活动的地点就是在隔壁的清河大学。第一次走进那所学校的教室的时候，我是有些拘谨的。我害怕陌生的场合，陌生的组织，陌生的人，陌生的一切。但是我后来才知道，我最害怕的其实并不是陌生，而是熟稔之后的疏离。

第一次见到景明的时候，就是在那里。我胆怯地走进一间宽大的教室。在早上九点的初冬，北方的城市已经开始结冻。我看到教室里的窗子上微微结着一些冰晶。阳光肆意地射进来，越过那些雾气，越过那些角落里的灰尘，越过了寒冷和睡意。突然，一块冰晶从窗子上掉了下去。

我正看得出神，两个男生主动走到我的面前。其中一个长得有一丝俊秀，大大的眼睛，有着长长的睫毛。另一个戴着一副眼镜，看起来是个很热心的人。

“你在看什么？看玻璃上的霜？”其中俊秀的那一个男生轻轻问我，眼睛也望向窗外。

“嗯，我在看阳光和霜。”我回答。

这是我们最初的对话。

活动正式开始以后，我才知道景明是这个诗社的组织者。

另一位戴着眼镜的是景明的同学，和他一样也是中文系的诗学硕士，叫方烨，是诗社的编辑。

其实那一天我和诗社其他人的对话，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我深深记得景明那一天朗诵了一首舒婷的诗歌，其中有几句是这样的：“如果你是火，我愿是炭，想这样安慰你，然而我不敢。”

在那样呼吸都冒着寒气的早上，这句诗却好像散发着温度，让我走出那教室的时候，觉得身上微微发热。

可是直到很久很久以后，我总是想起的却不是那句诗。而是那天教室里的味道，是景明走到我面前时，他带来的那一阵空气里的味道。

过了几天，诗社开始征集诗稿，要在市里的报纸上刊登专栏诗歌。我把之前的旧诗整理了一些，随手交去了诗社的编辑处。

景明第二天便给我打了电话。

“你好，我看到你的诗稿。可以出来吗，我有诗社的事想跟你探讨。”他在电话里只是匆匆这样讲。

我和他相约在他大学门前的一个咖啡厅见了面，这是很多学生都常来的一家店。

我走到咖啡厅里面，看见景明坐在角落看书，手里握着一杯咖啡。小圆桌上还摆着另一杯咖啡，我猜一定是给我准备的。

他看到我来，放下书。

“你好，我是景明。”他站了起来伸出他的手。

我跟他轻轻握了一下手。

“嗯，我那天和你说过话，我叫乔妮。”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这杯咖啡是给我的吗？”我明知故问。

“是的，是的。请用吧。”他说着也坐下来。

“乔妮，我十分喜欢你的诗，你寄给编辑的诗我昨天看到，我很喜欢，很独特，很美。”

“谢谢你的欣赏，如果能在报纸刊登，我也是感到很荣幸的。”我喝了一口咖啡，有点苦涩。

“如果可以，我真希望你可以成为诗社的固定成员，可以经常为诗社投稿。”他有些兴奋。

“我也喜欢你那一天朗诵的那一首。”我说。

“嗯，那是舒婷的《赠》。”他笑了笑，说。

我看到原来他笑的时候，两个酒窝是那样深。他的长睫毛扑闪着，在阳光下闪烁着，好像一对扑闪着翅膀的雨蝶。

我跟景明喝完咖啡，就一起走在了路上。

冬天才刚刚到，昨夜的初雪覆盖了一些房屋的顶端，还有一些马路的边沿。已经掉了叶子的树，交错着整齐地排列在马路两侧。有一点残雪在树桠之间挂着。北方冬天的早上总这样晴朗，太阳又暖又亮，阳光透过那些树枝，映射在地上，形成了一个个弯弯曲曲的影子。我们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们只是走着。

我们走到了我的大学附近。那一堵不高也不矮的墙，上面有一半是铁的栅栏。我看到了那些栅栏在地上的投影，也看到我和景明的影子。景明一身黑色的呢子大衣加上那一条围巾，在地上映出来了修长的影子。我的影子略短，我穿了米色的厚重的羽绒服，所以映照出来在旁边像一只胖鸭子。

我走到大学的门口，便要进去。

“你可以跟我出去喝点东西吗？”景明叫住我。

“可是我们刚刚才喝过东西呀。”我笑了。

“你说得对。抱歉。”他失落地走了，他离开时候的样子却像极了一只垂头丧气的小鸭子。

到了下午，我才刚刚下了一节课，就接到景明打到传达室的电话。

“我可以去见你吗？”电话那头景明说。

“嗯，可以。”我也觉得我得见他。

我发觉我的外套忘在了宿舍，身上只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我从教学楼走向宿舍楼，想要拿了衣服再出门，可发现

宿舍的门锁住了，我又忘记带钥匙。

景明估计是已经到了，如果从他的学校过来，走路最多也只需要五分钟。

我不想等人回来再拿衣服，我觉得这样景明会等太久。

我转身离开了宿舍楼，一路小跑到了校门口。

景明果然已经到了。

他高高大大的身躯，在落寞的街上却显得瘦而小。我突然莫名地感觉心疼起来。那一刻，我看到了阳光照在他的身上，把他身上呢子大衣上面沾染的白色绒毛照得清晰可见。他的长围巾在风里飘着，他的衣服没有系扣子，敞着怀口，露出里面的墨绿色针织毛衣来。

我跑到他的面前。

“你为什么只穿了毛衣？你的外套呢？”他这样说。

“我不用穿，我不冷。”我没有提把外套忘在宿舍的事。

他就把那一条长长的围巾拿下来，系在我的脖子上，围巾卷了一圈，剩余的部分就搭在我的肩上。我的嘴唇触碰到那毛围巾的味道，这是景明的味道。这味道我记得，就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那间教室里，他走到我的面前时空气里那一阵味道。

之后的那一整个冬天，我始终伴随着他的味道在生活。他和他的味道，每一天都会在我的校门前等待着我，我的盼望从未落空过。在冰冻三尺，严寒袭人的日子里也一样。

景明留校任职教书的名额也已经申请下来了。他为了这个名额，已经争取了大半年。得到消息的那一天，在诗社和那些人一起，在清河大学的宿舍，我们喝了很多的酒，大家喝了酒就一直唱歌，我最喜欢唱蔡琴的歌，《被遗忘的时光》和《绿岛小夜曲》，景明拿起一把破吉他在旁边伴奏。唱完以后，